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論書手簡

合從連衡論

天下之勢輕重於權謀之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天天下之勢必有所在在德則正在力則偏在謀則變故德者定天下之勢者也力者據天下之勢者也謀者

盜天下之勢者也舉天下之大狗于匹夫之口押闔張弛惟其所命其為變也不已極乎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嗚呼為從衡之說者何人哉周失其德天下之勢渙然無所歸既久而為秦所據六國之命皆制於秦朝夕恫惴撑拄之不暇故秦與儀也得肆其邪淫詭辯于其閒大抵為從者多詸之以利為衡者多怵之以害利害交亂於天下而莫能辨故合而連連而合莫

之適成展轉睚眥載胥及溺而後已固世之變實謀之罪也二者曲直固不暇較然就而論之從之謀在六國猶可言也衡之謀在秦不在六國無可言也秦自孝公之後并呑之勢已成決非犬馬玉帛之可事則六國之勢不得不合故秦說一行而天下嚮應然不一二年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夫以桓文之才假尊王之義尚不能制一鄭之反覆而秦以區區口舌合異為同聯疏為親欲其久而不散豈不難哉儀乘諸侯不勝畏懾之

餘故得以刼行其說秦死乃得大肆而又觧于武王之際不然束手就擒授人以勢不待數十年之後天下已為秦有矣夫勢卑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韓魏以千楚以五千里全從之地而卒并于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遺憾于從終之觧也雖然秦嘗以帝業説秦不用而後為從于六國儀嘗倚秦以為用見辱而後為衡于秦不然則秦之為衡儀之為從皆未可知也小人盜天下之勢而又

傾側骫骳為其私身計如此彼六國者乃視之以為輕重而於其時有孟子者其去其就固惄然莫之計也是可委之世變而已乎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如湯如文王者雖一國可也彼六國者何足慨哉予獨論儀秦事以著利口覆邦家者之禍為後世戒

韓信論

信之事兩司馬論之詳矣有說者曰信之忠一拒武涉再辭蒯徹言出肺腑容不可以偽且其慮事料敵筭無

遺策不以全齊叛而以一淮陰不以逐鹿未定之時而以天下一統勢不可動之日亦明矣其所謂逆非有擅兵養士如陽夏部聚候伺如九江者不過以吾方念之之言猶豫不忍倍之意為陳豨内應之謀悔不用蒯徹之計之語是安知非忌者所媒孽抑或史氏之所傅襲而附會之者邪夫信之獄成於吕后汲汲乎不待髙帝之歸臨刑之辭未足深信且彭越再變吕后實使人告之何有於信信益其尤所忌者也然信之請為假王也

陳平張良躡足附耳之不暇雲夢之執平實為之而田肯復以得信為賀及其死也以出亡夜追之蕭何而亦與其謀豈信之忠不勝智固未免見疑於人人邪方其始說高帝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不旋踵而自為假王之乞馳壁奪軍易置諸將帝固已疑之矣期得楚而不辭納項氏亡將而不輒奏及其失王就侯身不自保而猶以多多益善辯夸于帝盇非特帝疑之廷之臣莫不疑之矣疑其迹而不知其心悲夫嗚呼平以下不足道也

彼良與何者宜知之不但無百口之保亦無一言以紓其難坐視其赤族而不恻者何哉葢高帝之雄心未嘗不耿耿於天下之豪傑非辟穀之請田宅之汙雖良與何亦且不免其勢固無暇於信信之必死於高帝旦暮等耳苟徒摭片語隻字以為信罪豈君子之所忍哉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朱子葢已洞見其曲直矣程子謂讀春秋者必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别傳之真偽綱目非史類也愚請以經法讀之

曹參論

大臣者與人君共治天下者也君豈能獨治哉大臣之於君善則引之不善則諫之以歸于治而已不能引其善諫其不善是後其君者也忘天下之治者也天下之不治豈獨君之責哉漢惠帝立而遭呂后之慘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曹參相之不能諫且以垂拱告之是長其過也是後其君也忘天下之治也遂使君怠于上臣荒于下日頹月挫以求所謂清淨無為者為之古之大

臣事君之道如是哉然則惠帝之不聽政非特惠帝之責固亦參之責也參之清淨出于蓋公老氏之道耳老氏忘天下者也非吾聖賢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參以老氏之說小用于齊則不擾獄市大用于漢則醉客而不使言聽吏酣歌而不致詰甚者又導其君以忘天下充其心必至于剖斗折衡而後止焉然酣歌淫樂恐亦非蓋公之所謂清淨也參尚能追其責哉蕭何之甍也參奮然治行蓋謂何之後非其身莫可共天下者吾意其

縱不能追古之治必有以繼高帝之業使不墜也曾謂其清淨以忘天下而且長君之過如是哉參為相不過三年而死其時惠帝固在諸呂未王太后未稱制而萌已兆矣藉使諸呂王太后篡而參與惠帝尚存亦將為清淨而已乎將為酣歌淫樂而已乎其不可為明矣夫參之從高帝攻城畧地身被七十創而不困固非忘天下者及為相而不事事豈餘於將而不足於相耶蓋以天下之民方辭見知之苛安約法之簡固不欲以政令

擾之方恐其君之多事也嗚呼參之心誠如是其失滋甚矣求民之安乃至于酣歌滛樂以忘天下畜禍養患于宮闈之内而不知戒焉設非平勃諸臣為之排擊撥正于後則漢之為漢我不敢知惡在其為清淨之效也使參能因吕后之慘導惠帝以齊家睦親之道必能固其根抵因惠帝之滛樂戒之以憂勤惕厲之義未必無所防遏于將萌天下雖不大治且不大亂奈何滛樂廢事以坐致後𩏩漢之幸而不墜者如綫一垂拱之言誤

之也雖然參之相天下歌之後世賢之彼平與勃者莫之或過其有益於天下之治殆亦多矣稱漢之大臣固不可歟

與蔣宗誼書

某頓首宗誼府推老兄閣下别遂一載屢問南來者具悉宗誼起居狀屢欲作書奉問匆匆筆札不能盡所懷羸惰文集將作輒止前後兩辱手書三復披誦坐見顏色然中間實有未了者試與宗誼質之今之進士文章

材識如宗諤者不可遽得曾不得置諸臺諫院署之間而屈在外郡誠非所宜然雖不臺諫院署而文章材識固無恙也且所謂材與識者非以為用乎今宗諤治劇郡理刑獄日與百姓相答問搜其幽隱而明其是非使姦惡衆創艾善良得扶植以弼天子教化彰國家之典其用不為細即宗諤居臺諫院署或無所裨益飽食安睡苟為身家榮此正僕輩所自恥辱於宗諤乎何有若逢迎承事則于職位亦有當然人情世態小小憑藉有

所陵轢無足多怪然此特杭州推官從事耳非真有損益於宗誼可擿數也卑官顯秩更迭為之宗誼必以為辱如暮宿傳舍惡其敝陋不待旦而之他不已慼乎即宗誼以為辱不肯為他材識如宗誼者又以為辱不肯為其為之者乃盡猥瑣不自振立之人何以為理古之人不合則去未聞以資秩之卑下為辱也若不力遣使遠去胸臆朝牽夕絆愈久愈勞堂堂丈夫乃為一官所困豈宗誼所宜有也宗誼或謂平生為文章欲窮探博

取成一家言而暫處紛擾非其所好是固有緩急之序矣予嘗謂獲施一事勝著千言況宗誼年尚富且甚强力尊居顯施當有以自待及其功成志倦然後歸老山林之下盡取其平生所得者大發而宏施之以名天下示後世豈為晚哉宗誼姑少安不患無以自見投劾之計非僕所敢與聞也某頓首

與李士常書

奉别來屢勤教問甚寡裁答即有所答必出冗迫苟具

簡牘書名與姓通問候之禮而已雖欲執筆覼縷畧布所欲言竟不可得平生每自怪習惰成癖其於世事多所闕失若此則非惰之罪也僕居京師久多知識歲時來往非惟人所責望抑亦事理當然加之應答文字逋負崇積動經歲時率意為之出不償入又不能杜門自謝遠同隱人縱能極力排遣不過人情細事其於分内何所裨補自濫官職以來不減十載學業未就旋已荒落每命志役氣自謂足以妄攀古人而棄本逐末違道

日遠即今委靡沉溺與草木同腐爛則又倔然莫肯降下其心愧恥若為人所唾罵擯斥者惟有是耳豈處之非其地而進之非其方邪然得良友者為之依歸鞭辟警策使不得自肆或猶有可冀者此僕所以不能自已者吾兄信古好修勇往自遂不在子路之下宜不苟然于世者而又獨處遠地深思靜學志無所亂而氣無所摧傷造詣踐履與日俱進古之人學成而後仕此僕所愧于吾兄者也僕求友于四方如吾兄者不可遽得況

以傾葢之舊承通家之好在分不為薄而在義不得疏此正僕所宜日夕左右者而又隔絶如此奈之何哉然僕聞之古之學者必資遊行以廣聞見未嘗自以為足所謂自一鄉以友天下之善士倘翻然一來於僕固幸僕雖庸劣亦豈無所報哉僕在此所恃以為益者惟時用為多時用之意亦與僕合不識吾兄以為然乎否也閩提學南巡未至及是時先晉而至不妨按試不然則繼今以往毋吝書札以貽誨言亦所望也老先生遺稿

近頗條次但更錄數手譌謬實多舊草殘缺猝未能辨須緩圖之此事至重非面盡不能既也晦菴語錄一部用供覽觀伏惟照察某頓首

與文宗儒書

承手書知滄洲集已錄出將就梓足見惓惓故舊之意亨父有靈當憮然于地下矣但所示樣本每卷前一葉有撰述刪定校正刊行等名號似為不典此集為滄洲作何必言撰舊稿去取乃諸同年吏議互訂何以獨歸

一人校正之職乃後生晚進施於前輩者尤為非當而刊行名氏則宜執事著一跋語殿諸卷後亦未有標於卷首之例四者之中無一可者且今韓柳李杜諸大家集本具在其有無事例不辨可知至於括蒼乃處州郡地之名亨父又不知何以為據向所奉記止云録稿重訂乃可入梓正恐有失而不意其失之至於此也今望蚤以錄稿見寄如已入梓亦須除此四行各以卷後五言律一首移補其闕庶免貽笑好事為盛德美事之累

惟深亮此情不吝改作為幸不然則不若不刻之為愈也辱示近什尚稽攀和正坐此事惶惑故未暇及耳不罪不罪

再與文宗儒書

得成通判寄滄洲新集誠不意速就乃爾剗繁治錯之才於此可見而不遺故舊之盛德固不待論也比見所寄樣本卷首標識頗非古法恐狃於成事為全美累故特以危語相激計不可以但已豈真謂不刻之不若乎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執事果以為過正墮吾計中矣今所刻去者欲移卷詩後補刻則改作太多次第亦紊畧照文鑑等例以各卷目錄補之各以小票粘其上煩一二檢勘不使有所遺誤中間字面亦間有亥豕方迫史事不及躬自校閱仍乞以原稿訂正乃可摹印也序文如命不復多諉外一篇已并前書屬匏菴忙未及就嚮時方石亦許為後序今稍遠他日猶當以鄙意諗之若鄙序不中繩墨請為瓿覆以俟二公之序視免删定之

名為惠且十倍也聞瘍醫已奏功附此馳問惟加愛不具

與楊應寧書

得胡僉憲所寄書知太夫人奄棄榮養通家骨肉所以胥慟哭胥弔唁者豈獨與談虎變色類邪悠悠蒼天竟何言哉聞六月初發太原長途酷暑塊苫踊擗摧裂頓撼之狀皆可想見此固有不能已者但不肖以孱軀弱質一受寒濕輒為所纏縛不能解今年忍苦鍼砭百痛

未能博一效吾兄其為國為士為家祀俯從禮制以成大孝不識以吾言為然乎否也所委銘誌深懼荒迷不足以當至意然不敢不勉周原已來薄具賻儀不能具禮惟檢納不次

與顧天錫書

去年承寄聯句哀疚中嘗畧具數字以謝比得蕭進士所附書備悉居起令郎聞近始到京體貿凝厚如三四十歲人成立可待此足為故人賀也吉安人多稱政平

訟理宿獘盡去大與曩所聞者異豈公論在天下者必
久而後定邪令兄太守公行不及躬送聞有炊臼之戚
老懷未堪南遊之樂當准折過半矣幸為引意聯句錄
本私籍不意為蕭履菴所傳前年周子建方伯在雲南
書告欲刻已亟止之去年王丹徒公濟不告而刻緣此
本未經選閱又多訛誤而其傳已廣不可中廢因重校
一本俾加修治與初刻者不同必如此乃畧可觀覽然
非吾意也强從之耳近始聞子建已刻成而吾兄亦若

有此意者不意高明乃復率爾茲亟奉報如未刻幸急停工刻已亦須秘不摹印俟丹徒本完即以寄上也此錄皆草草湊合不盡衆長諸公之意皆若以此為憾不但不感其惠而已丹徒且然況雲南本訛誤當益甚尤而效之亦何益也又承索拙稿入刻此尤可笑工拙姑不論豈有方壯未老之人汲汲為此等事為天下戟指捧腹之具乎厚意不可負茲有先祖提舉公文集一本當以累執事提舉元進士入國朝隱永新山中因薦焉

其問學行操視不肖奚啻百倍吾兄盍畧聞之矣永新實貴郡地丘墓之託所不能無而遺集本永新者已蕩逸不可得倘因而詳之則其為惠亦倍百且不啻矣急遞中附此乞一一亮察邦用貳守聞已北上故不别致候相見乃盡

復愚得謝太守先生

不肖自延禍先考以來憂病纏縶久疏奉問今春辱賜奠章賻物詞意深厚哀慼之極不知所以為謝奄迫祥

禫乃能畧布一二壬辰之歲獲附仙舟偶以微疾蒙善藥先考手錄此方藏諸篋笥盎嘗屢以試人無不立愈及晚歲得疾謂非此藥不能辦竊以衰老之年干閉藏之令似有未宜力諫而止適看牲夜出先考乃手探藥籠加麻黃一倍覆被取汗汗出不能休不肖歸而聞之固已拊心頓足而末如之何矣嗚呼孰謂十五年自秘之方數十人已試之藥而竟以是禍于身豈非天哉是日也使不肖不以公出必不果藥藥不倍加麻黃亦不

至此而竟至此豈非天哉嗚呼尚忍言之尚忍言之方石之來畧及此事頗其詳有未盡言者以執事愛我深念我切其繫于存沒甚厚故不得不言之痛定之餘肝腑摧裂執事聞之未必不重為一悼也不肖辱教方石非他人比睽別間每恨不得一見乃今辱奠几筵執手交慟又以其餘沾誨益傾情愫罄平生所未盡此實執事之庇俾得以遂不肖之私也第執事深藏高蹈無由摳謁再領教札及海物之惠又豈知所以為報哉先孝

子公墓表本往年初稿荒迷中苟以塞責幸未鐫石當重加改訂以新卷奉納病嗽不能親效簡札令門生輩代錄禮簡意迫惟執事有以諒之不次

答鏡川先生書

蒙示文集數百篇如望大洋登崇山愈遠而愈不可盡聾瞽開發化為眩亂實不能有所擇於其間顧為嚴命所敺妄紀甲乙附以圈點如古文選例而或通篇累牘皆可傳誦則有不勝附者旋亦悔之第已迹諸筆札不

復可去至今為愧耳近承諭示屢屢若欲稍加箋註如向來詩集例者某之不肖實所未能蓋其體不同科而所施亦異也執事倘不嫌甲乙之妄則采而錄之猶宜去其圈點使後人不以井蛙海蠡為不肖者之誚則為賜大矣惟執事亮之

再答鏡川先生書

再枉台箚且諭以評文之意必欲如詩集例者因復取而讀之益見其浩瀚無際前所窺測者已無失其門徑

且當時時檢閱尚多遺闕意不自滿今荒失之餘加以病嗽不能勤苦豈復有所測識以形語言言之不當雖勞無益蒙以篁墩詹事所評桂坊二集見示其識見語意實有出乎不肖之外者乞以諸集盡付此公使出一手庶幾評文者無遺珠之歎評詩者無越俎之譏非惟大小稱任而勞逸亦得其平矣執事以為然乎嗽作我急不能據案正書畧具數語令門生輩代錄以上禮意簡率當獲譴於執事亦恃有以鑒之而已詩序稍有更

定別當請益盛幣則決不敢當謹專人叩納平生所恃以盡區區者正在此類若不俯鑒此意甚非不肖之望也悚息悚息

慰方石先生書

比書至開緘見忽斬我後數字且駭且痛久而後定天壤間乃有此等事耶先生厚德遠祚吾人所望於後者何如而乃如是耶道里遼隔不獲伸弔哭之私以少慰萬一惟與體齋青谿兩同年及師文職方交致唁問而

已投劾之計先生本懷又值此厄宜無可以相縶者惟斯文公議斷斷乎不可釋而區區薄力不能挽而留之亦徒恃先生之意稍有以自遂云爾歸期想爾又闕攀送當遥與愧齋大常同一瞻遡定軒冬卿公辱致至意冗閙亦無以為答幸道此情餘惟善加調攝以為後圖至望至望

與方石先生書

自得令郎訃輒具書奉弔并二三同年賻儀去秋所得

書尚未及此計當在臨行時到也續傳得遺腹孫令人驚喜失措猶未敢以為必然及得抵家書始信之信天道之有知君子之澤未艾也校諸先世三代孤傳而後昌大者不亦益奇乎哉擲養愛護之方殆不容贊數千里外惟日聽其岐嶷崢嶸之報為睽離慰耳小兒兆先已於歲正冠畢辱體齋先生為賓兆同亦幸頑徤皆屢沭賜問故汲汲云爾闗屋西鄰益楊侍郎貫之存時戲語其子以為治命而七旬老叔不肖之視以為父者欲

得此為娛晚計意不可逆故勉强成之及以其半為書屋為兒輩師友地比舊差廣則又欣然樂之若以為固當得者人心操舍之無常如此哉偶語及輒縷縷不能已諒不相厭也餘惟節哀為道自愛

與羅氷玉先生書

曩執事在南京每以不獲手書為憾比遷閩地且倍乃數承教益善教久敬信不可以旦夕覿也屢聞閩人稱執事恩法並用師生咸服誠足為斯文賀憶執事言動

恒必以古道為準不屑乎條格禁令之細意者其已效乎僕株守鉛槧無毫髪為身益於人何論執事慎勿以優裕見羨以重吾咎也靜逸靜觀相繼淪没此豈獨交游之痛孟陽在蜀音問甚疎尚質自漢中來朝遽以疾去同年謝事者七人諒邸報能悉致不一一也

與李白洲提學書

得所寄詩皆清峭奇絶脱去蹊徑捧誦後却藏諸篋笥為嶺南珠玉間欲報之覺燕石之形穢久矣舊作古樂

府數十篇冗嬾不及錄姑以一二承教幸不惜

與劉方伯書

比承朝報有浙左之命雖官階不過尺寸而事權之重輕藩地之遡遠有大不同者蓋非簡之精任之重勢有所不及然以尺寸之階凡歷幾時月經幾推薦而後及其進也不亦難乎僕嘗飽歷世故信升沉得失之有命故苟命之當黜者雖王公貴人引手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讐人怨家設穽下石而亦無如之何吾凡之行不

可為不孚望不可謂不著此謗與忌之所不得加者獨知之者未必深而進之者未甚力耳况行不如兄望不如兄或有之而孚且著不如兄者有寸長片善孰得而用之哉是可為兄賀而亦可為兄慨且重以為天下慨也兄書自廣東來未嘗不以民窮財盡為慮而無一語及其私此豈為尺寸計哉僕非不知兄者顧於此方有槩乎心故欲發之耳方石一辭而退此正與難進者同科吾儕豈足道哉憑已趣得附承差李桂寄去計四

月終可到若過家暫息必冬月乃可寄浙中書也北覲諒已有人會晤尚遠惟為國為蒼生自重不具

再與方石先生書

三月二十五日日講命下與董學士尚矩同進誠不自意慵劣麄淺之資循次就格以當妙選膺重負燭之武有言臣之少也猶不如人僕舍愧竊禄三十年于此矣非惟道德日負而精力亦頓異于昔聞命驚惕懼益增咎戾為知己羞執事聞之諒不以斯言為妄也去春以

來連攝三篆惟院篆差久益自體齋兼秩當有所歸而內閣以寅軒未謝難於改請屢避屢却至於此而後脫焉顧其所脫不若所負者之重也承問及敢并以為告時雍方伯之遷例以近格固非超拔但以專官居重地亦道行志得之秋而於執事尤有意慊焉者益非直為鄉邦計也氷玉去歲入京病見於面知已者皆為憂之比聞過家增劇未知得脫然赴任否司成之議豈但止或尼之而已哉南屏兩薦亦京府盛事後薦尤力而銓

嘗一切以例格之此事成敗得失甚輕而其命之厄亦可見矣世固有連歲累遷至五六而未已者何人哉古稱伐國不問仁人談此於有道之前似覺夫吾言之過也弄孫之興近想益增嘗寄諸公賀章計已徹聽亦必有倚歌之報懸企懸企老泉集三册將意幸納

與鶴谿潘先生書

數年前兩辱長牋教愛兼備令姪孫貢士來又領一札及美茶名酒之賜自揆愚劣不敢率對報者闕焉而施

者不厭何以得此於執事也悚愧悚愧自與南屏兄締交即獲以名姓承延接以文翰蒙奬借雖不克探深眺遠窮歳月之力以極其所欲得而瞻慕懸企未嘗少置于懷比者以長子兆先問名于南屏之仲子此兒乃蒙翁老先生之外孫年十八矣非惟再託婣好事有宜然而道義之相孚肝膈之相照若必有俟乎此而後慊者執事聞之未必不解頤一莞也側聞執事化鄉惇族有吕藍田鄭浦江之風益其斂澤于天下以施於此也有

由矣然則附絲蘿之末沾膏馥之遺者在我後之人其容以少緩乎哉惟不鄙而終教之則愚父子之幸也南屏以絕特之才孤潔之行横為造物者所阸府尹唐公無一見之雅而極力推薦獨其言近激所司遂以例格之得不得於吾南屏無所益損而論人才識治體者亦豈能恝然於其間哉出於母之言則為賢母是不敢為他人道也貢士歸謹布悃愊附此一道首夏漸熱惟為道自愛不備

與姜貞菴書

自金進士行一附書後久闕繼問方石先生來備悉清況欲一登澄心樓清談對坐以浣三十年塵渴而不可得也近得呂太僕所寄書語意詳懇豈但賢於十部從事獨縑布之惠奉領為愧耳柳太守平生故人政才官操僕知之已熟而清詩雅興尤有不能忘情者傾葢之餘能為我一申意否邪時雍南行想獲會晤到廣後尚未得消息比見其筋力毛髮不逮曩時如僕者亦白見

鬚鬢矣况先生哉惟善調攝以膺壽考為鄉邦望亦交游之幸也

奉樸菴先生書

往歲坐春風中親炙顏色承接教旨日涵月沐飽德受益而不自知及違絕道路限隔曹署聆一言誦一字而不能遂然後知遊從之樂不可以易而視也某自闕服以來再入館局辰入午出尚以應名籍供職事而止老叔衰病不能任家務良賤數百指衣食薪米銖兩升合

之籍皆身自治之求如少時俯仰左右之樂亦不可得此則其之私況非父師之親鄉曲之舊盎未敢以告也迹是二者乃欲以進德修業緝久荒之學圖日新之效亦豈有所賴而成哉竊伏自念以兒童出門下不自揣度欲有以報答萬一今年四十有四髭且半白矣能保其離奇液樠之質終不為釜斤累乎惟大君子矜其愚而終教之幸甚今歲凡兩貢書未審到否徐丞卿先生回謹此再布伏惟照察

答愧齋先生書

累辱手札惓惓以方石南行為願至終篇無一語及他事者今果有南雍之命豈神交之妙能預卜而遥度之乎平生知舊十年離闊所以薫陶德性輸寫情抱者益天下之樂無以易此也如僕之不肖竊嘗寄興於金陵山水之間欲以閒官散地相附而竟莫能遂於方石之行固不敢有羡羡吾子之得方石也方石行在即使回先此馳賀東軒種竹端為故人何時北上以少酧夙昔

之願不得於彼而此是圖可乎某頓首

與潘南屏手簡

墓舍愁寂承過慰款款連日夕然鄙心尚未厭也别後胸臆悶塞食不下咽或者亦坐此乎山行野宿恐非長計必欲避喧遠俗惟錢氏墓舍為宜一二里間雖迹不相涉而音問相往復過此數月不難也若必以我為喧為俗不害為所當避則不敢與聞然亦當再屈數日不但已也比家務有不獲已者擬以晦日暫歸踰朔而至

恐所欲知不次

又

前日作簡畢即就鍼鍼十有三處而炙亦隨之燒鐵以刺肉灼艾以爇骨事體情狀明者所知右腕一穴焮痛累日至不知手處瘡作而後解膿潰而後定信乎生所為勇決奇絶一大事也知我者聞之寧能閉戶高枕委之於秦越之間乎左手素不習書比右尤拙情之所鍾有不容已勉作數字痛苦不悉

又

承許致致菴記心甚渴今瘡痛財減二三分得此則灑然矣何吝何吝

又

朏日再出郊手瘡小差環跳復發計非百日不能瘉也避暑事趙老有族子為僧舍壽安山下去玉泉三里而近林深地僻足以為有道者之居其意若必欲相致者而胡錦衣復盛稱東墅之勝有凉棚暖室重闗複壁不

惟相與爭勝而又爭先致之為快二者亦居一於此乎此事必得面議所議有不但此者數日間毋惜一過致致菴記希介意為之悲愁於邑中得此其與庸常徵乞苟焉以塞意者為惠相萬也惟心照不次

與楊邃菴書

僕衰疾以來百事都廢聰明不及豈復有所進乎樂府之擬實未敢草草亦未敢輕以語人高明者不以為非則繼此猶可求致至於筆墨點畫未嘗有百日之功今

日所寫明日已不欲觀以為常病此病不差未可以言進也獨篆書法頗覺頓悟此業若成則於前輩不敢多讓別後所得惟此一端今為邵楚雄作褒孝堂三字閣下試取觀之果以為何如也時雍先生已遷廣東民牧到京尚未見面希大將卜鄰于我伯瞻之除甚慰吾輩但病未脫然時斂初試畢未會計當頡脫門生中有李永敷者亦非池中物高第二三輩南來蘄解元者猶闕面談後別報忙甚語不成倫亮之而已

又

比得手教云僕初春所奉書於五六月始到此書郵常事繼此尚有書不能記所附人名字頗詳向時見謂止得一書於數月之久也承已即吉諒多哀慕餘事不及一一惟樸翁老師病候未康殊切懸企伯瞻編修乃至極此不勝斯文後進之歎非獨為鄉里門墻悼也伯瞻以吾兄故視我不甚異臨行時惓惓若不能釋者而乃至此追原其意銘誌之作不可委諸他人勉為卒事仍

虚表石以俟大筆九原有知蓋其尤汲汲焉者而亦吾之所不能已也錢生改字與謙近辱誨戒大有所得登科錄一册少將鄙意幸檢入

又

花帶一條僕得之於方石先生者轉以相奉顧附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幸麾頫萬萬

又

去冬陜中承差回乘便附一書當不沉滯自上任以來

不得報計以小試不暇審如是則上半年尚未可得也途中書教戒諄至感刻不可言前已布謝愧不獲面盡西藩古文獻地時雨之化生意必大可觀秋試當已畧見區區所望者殆不止此也宗哲西行頗非其好頼故人知己必能相與于戍公濟待大僕鈌未得茲乞假南歸與宗哲同日分道而去喬宗舉業似更進可望大捷其弟詩力亦益有加小兒兆先於歲正冠畢今亦頗事筆硯想皆所欲聞故此瑣瑣惟為道自重

又

始得陜西書知考察過半公明之譽與山西同而怨謗不作益足以驗德業之高遠矣非佞非佞關中風物自古所稱所示詩仲雖其固有殆亦有江山之助獨恨不得一共賞之耳令郎書法大進學業亦宜然此甚可喜若豚犬輩雖語文路安足道哉日講事殷循次承乏非惟可懼抑亦有可笑者張生潛行草草奉答此生學業頗可觀望青目一二至感至感

又

使車入陜後僅得一書知小試務殷此時想彌節臺端矣樸菴老先生四月内棄諸生千里之外同一哀慟恨不得與一二知己會哭於几筵之下耳葬祭已如例得肯餘典尚未敢輕舉中間情事知者必能諒之時雍未至浙當亦至家為經理家事也小兒私試卷一二篇知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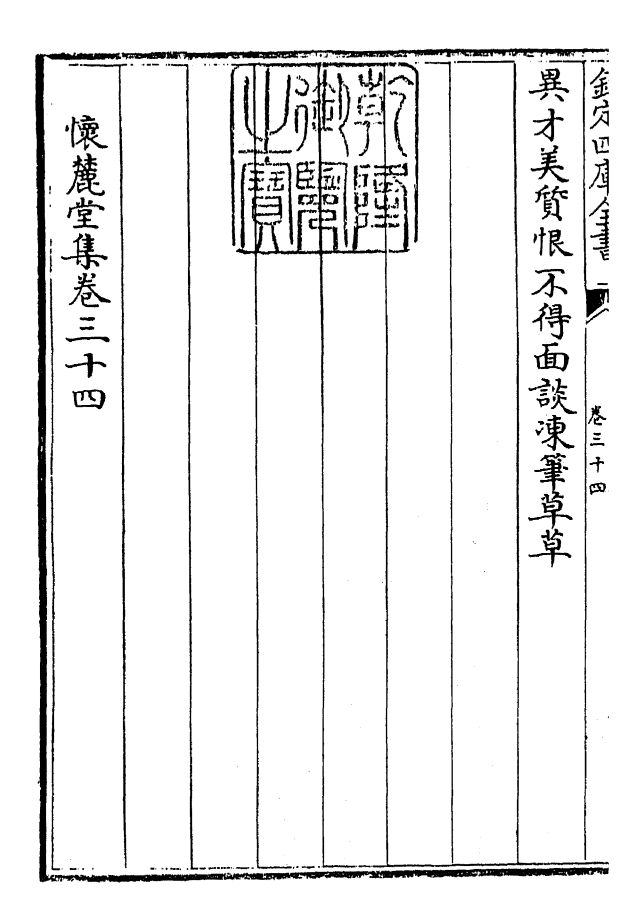
所欲見便中附奉請教亦果以為濫竽中物否餘不悉

始得闗中書甚悉樸翁已許謚足慰輿情門下之私不足論也所喻李夢陽者果得首解及兩張生皆如尊料時雨之化殆有不誣僕所許何生孟春者輸君一籌然此子之進尤未可量也喬宗試卷亦以書魁許之錯料乃爾幸不逺耳其弟亦署考功員外併可為喜而不寐者錢生之弟亦占一枝小兒入場被跌不令終試近始平復無足道者公濟尚未至拱之仍謫兵備未有缺也餘不能一一

又

獨坐翰署清寒襲人偶得故人書札温如玉面加之絨褐之惠過綈袍遠矣呵呵時雍都憲治水賢勞恐猝未易就緒宗哲雖煩視此猶在栖遲偃仰間若風教文字之政又弗待論也所示與拱之倡和佳甚中年多事此興不減非夙有大抱負大藴蓄者不能闗西山川之勝或亦不得無助區區此技漸荒將與棋局併廢第猶有未能絶者如署中諸吉士課業之類是也後進中儘有

異才美質恨不得面談凍筆草草



懷麓堂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三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五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姓夏氏其先會稽人後徙開化再徙德興祖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國初占籍湘陰父時敏以布

衣被名授湘隂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實生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例入禁廡書誥勑太祖章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緋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為獨公端坐正書竟日色不惰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實授户部主事同官有疑事多就質獨劉郎中者恥其不能因事譖公云専尚書郁新柄上察其誣劉坐死自是數遭危譖竟得無他二十九年公考績陛引面乞

歸省且云道遠乏僮僕乞興早以行上特允之三十一年廷薦擢戸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廵撫福建楊文敏公榮為諸生公一見竒之曰必為解首楊自是起名郡有明月樓多妖宿者多死公徑往宿之妖遂息歸鎮蘄州三十五年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公辭疾不許尋進尚書凡貢賦役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多從厚曰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又命公中明敎什三十餘條榜示天下永樂初兩浙

大水國用告乏三命公往治至則奏罷蠹民妨政數十事諏訪耆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于海又奏發廩粟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耕種民忘其饑有干澤者奏水退田淤宜召民佃耕以足國用公得報數曰民疲極矣可重役乎亟奏云水不勝肩矧已後時勞且無益事始寢吳人至今懷之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又禁鹽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庾及丁戶田賦

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時錄靖難功禄賜無虚日又大封親藩累討夷寇創制宮殿增置百司財費以萬萬計悉取辦于公公極力經畫無弗給者採木運餉之夫道壅不進命公廵視自龍山抵北京律治怠事者給錦衣衛官校四十人許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寓矜恤意事乃大集上思公特召還七年兼掌行在戸禮二部及都察院事扈從車駕幸北

京復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冐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
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諸乃止八年上親討北邉
仁宗為皇太子在南京命公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兼掌
行在諸部及都察院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矣公
日決庶政頃刻而畢凡北奏南啟下令天下者惟公是
賴京師帖然上還宮慰賚有加冬還掌戶部從太孫周
行鄉落取民間虀黍以進曰願知此味召見鄉老令陳
風俗賜老給孤表著節義民皆感歎道有逸兔太孫欲

駙射之公諫而止有從卒犯令者指揮周敬以上命執之太孫諭敬不得遂繫敬公極諫以為不可因厚賜以勵其直從之九年公考績上宴于便殿賜勅奬諭又諭羣臣曰原吉乃太祖皇帝養成賢德士爾等欲觀古名臣此其人也命同太子少師姚公廣孝監修實錄十一年再扈北巡命輔太孫以行十四年太孫還南京又從凡道所見必見諮問呼為先生而不名十五年再扈北十八年宮殿成命駙召皇太子太孫于南京至則陳太

子承詔勿亟令乃速來益以陛下慈注之深故孝恩之情不得不切也上善其對公因言營造民疲多至失業宜悉聽復業而蠲其稅十九年三殿災復請蠲礦稅停採辦賑饑饉以回天意詔皆行之初大臣科道多言南北建都便利不同上御午門樓令廷辯密遣中使問公言孰是公對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吾輩歷職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復命掌工部事交趾平上問

公陛賞執便公對曰賞賚有限祿費無窮於是多從賞格西域法王来朝或請親勞之公曰夷人慕義宜示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邪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公拜公曰王人序諸侯上况夷人乎長揖而已山東俘逆賊唐賽兒之黨三千餘人上屬公與都御史李慶公審其脇從者悉原之陜西有偽稱金輪王者廷議將發兵公言亂止數人不宜重費但遣人禽其首惡自定矣已而果然或

言周王有異謀公奉命往詗之復命曰王實無他但恃陛下友愛之篤故少肆耳上然之谷庶人逆謀既彰上問公曰長沙人通謀否公請以百口保之遂免窮詰太孫冠禮有司以尚書蹇義方賓名進上特命公行之上元節張燈許臣民縱觀公奉母太夫人往上宴羣臣顧問公曰聞爾母來觀燈尚在此否公曰已歸矣命徹御案暨寶鏹賜之公弟原啟至京上召見賜酒饌瀕歸遣人送之見舟中惟米二石問公曰卿弟貧盍少贈之公

對曰臣所遺俸貲已寄之無以為贈上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匹十九年上議親討北邊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

也上御午門問征敵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宥公上察公忠間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愛朕者八月楊榮以凶問至皇太子親臨公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遺詔强之乃受命給尚方筆札咨以國事公首陳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寶數

事上即作首復公官賜章服器張咸備公始聞太夫人
喪辭歸襄事上曰國事方艱卿以喪辭則朕亦未當在
此特遣官護送歸葬太孫既正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
吕震為太子少師班在公上上引震次公進公少保褒
職如故兼給三俸公辭太子少傅俸尚賓少卿袁中徹
以言語獲罪且不測公諫以為先朝所愛乃止罷官洪
熙元年上以天不雨雪製憂民吟公賡和稱旨翰林進
公誥辭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

違而或怠因召公至扆前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俾有封奏則以此識之三月上勅公等除黥劓鞭背及妖言誹謗等刑公贊行之尋命兼掌禮部賜象印一文曰正直以便處分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上賜田五頃于城南又建兩京甲第以旌其功李忠文公時勉以言事獲重譴公從容勸釋請下法司徐擬定之是夕預受顧命時宣宗在南京中外洶洶昭皇后命襄王監國悉以軍國委

公車駕至郊首問公所在羣臣莫能對上不懌有頃召

公慰曰比見太后諭所以留卿意卿當以皇祖事朕凡

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公一二人所預定命令詔敕多主

公言或命坐賜茶或退立殿廡少休復至凡章疏批擬

未畢者或攜出至家進之先是命公監修太宗實録未

成遂并修仁宗實録國朝三預監修惟公及英國公張

輔爲然宣德元年漢庶人謀反誣輔臣亂政楊文敏公

吝勸親征上顧公公曰兵事貴速榮言是從征還賜閣

者三人令扶掖出入公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心勤非勲而何尚書弊敎以廉直得譖公力捄釋之交趾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請降廷議勿許公與二楊公言民罷財竭不可再舉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緩治兵乃得息三年公與蹇公入對稱旨上留侍宴令盡醉將退上顧公有欲言狀就問之公造膝以建儲請上曰朕當白太后行之尋召至便殿賜範金銀印八其一曰舍弘貞靖嘗侍遊西苑以騎隨復

命登御舟遊太液池上射鳧獲之既烹割以啗公復遣中官偕翫奇石恣所欲取公取尤小者數枚有郎中還自河南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至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之多至死公即以聞上下令賑卹且禁捕者民賴以寧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上還京念公等四人春秋高不欲煩以庶政特賜勑輟部院務俾專論道而顧問益親

又從狩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至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内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上笑曰特為卿赦之上元侍宴賜紫瑛硯龍香墨公誕辰御製壽星圖及詩賜之自是寵賚稠疊不可殫記上嘗製玉冠二枚以其一賜公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兩朝實録成賜宴賚明日入謝歸得末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五十六上早朝聞

訃震悼遂輟朝垂涕還宮左右感慟莫能仰視公卿大
夫下及閭巷兵民莫不歎息有流涕者贈特進光禄大
夫太師謚忠靖賜祭殯葬皆越常典官其子瑄為尚寳
司丞命户部蠲户役後瑄官至南京太常少卿孫崇文
舉進士今為南京吏部郎中皆賢而有文世其家論曰
昔在祖宗朝多用舊臣以成治理惟蹇忠定夏忠靖楊
文貞及楊文敏四公者皆受知太宗仁宣三朝託以心
膂佐遇隆重禮絶羣僚蹇夏雖分部任事實以三孤恭

決機務而夏公輔宣宗監國之功為多葢是時車駕在北仁宗監國南京務頗簡又有蹇楊諸人在天下大政皆屬太孫而時方冲幼公獨領庶政定危疑鎮浮惑不動聲色而根本正固可謂難矣至親征一事獨以身諫瀕死而不變有古大臣之風焉仁宗親閱利害故委任尤切至宣宗時廷降手勑受寅亮天工之寄庶幾與古宣麻者比是時蹇重厚多謀文敏明達有為文貞博古守正而公含弘能斷故事涉民社則多出公涉人才則

多從蹇涉軍旅則多從文敏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文貞而可否相濟期於至當自餘諸閣老尚書皆各領厥務而已公之德量功業天下皆熟其名而惠澤所被猶有不盡知者其晚出鄉郡以不及見為憾嘗伏讀累朝實録退考二楊所著碑誌得其大者又徵諸其子太常君及其孫郎中所手録者加詳故撮而書之惟監國時所兼署家乘以為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皆在而墓誌止書吏禮及察院不知何據姑並存之以俟典型君子

趙節婦傳

趙節婦宋氏陝西咸寧人也父諱翬嘗知歸德州趙琳者歸德衞千户也故節婦歸之琳少負氣與范指揮者交惡范計傾琳琳怒不能下宣德庚戌琳以代赴京伍至兩河口暴得狂疾夜乘馬徑去家人物色無所得筮之曰死矣節婦乃為位發喪以其衣冠葬焉時節婦年十九子一曰遜始晬餘節婦誓與兒存亡遜長而膺敎之曰汝知吾所以不死者乎爾負我我無以見爾父於

地下平居不假辭色雖壯猶加箠撻或解之曰兒無父將恃而驕驕必敗吾鬼不食矣遂卒克自立拓産增業有四男六女雖屢幹公於外慄慄如在膝下節婦亦自飭嚴甚别其母胡久逆之郊至則曰寡婦不敢野見請見於車中及堂而後拜有異姓遺女育于家節婦弟之家既而三嫁間往省節婦罵曰汝玷我家縱不能死尚戴面來邪驅而出節婦事姑謹姑周老病疽甚節婦日一舐濯之竟愈姑季子狙節婦之財輒予之姑問所畜

節婦重懟其姑則曰固在實不存一錢姑死葬稱子事

成化丙戌有司上其節詔旌其門今年六十有七矣初

千户之病而亡也泅於河而甦鬻油者張氏竒其貌館

而飲之酒酒作復病去後十年霸州人云有狂男子時

能自言我宦家子及問之輙失度求者至霸則又傳之

保定保定盡其支族在焉至亦無所得自是遂絶又二

十餘年有僧寄歸德營乞齋馬牧寺為里人所嗤曰𡚶

咄我我官也棄不為奚獨我哉如趙千户者亦僧也趙

黨有劉八者亟報遜使詰之僧曰予指揮徐忠中山王
裔也土木之亂逃為僧于香山求有道者師久不值至
徐聞有名僧在壽州始造焉其徒數十人予問及家故
師怒以觮擊予曰汝俗累故在惡吾從吾亦歸德趙千
戶也惟聞此而已然師自為此言已悔之曰吾秘此三
十年不覺妄發吾不能久居此矣盍將去也問其齒貌
性度質其母其母曰噫是也遜諸父俟即率二老卒至
壽訪之則已發矣後歸德有九僧入趙東鄰殷指揮家

索飯中一老者甚怪偉問殷曰西鄰者誰乎殷具以告僧顧其綽楔笑曰嘻乃樹此乎遂亟去比遜追又不及人皆意其為琳也徐僧者居無何其五子來自鳳陽請歸之不可則彊之去竟逃還馬牧猶能道趙千戶事云

太史氏曰節婦之行高矣當其夫亡時非不能死飲泣抱孤凡趙氏之祀之絶是懼其律身教子皆能以義自勝圖於厥終雖烈丈夫豈復過哉千戶之事其亦矯詭務脫羈縛之流未足深論獨人之情有甚於死別者於

是蓋益重節婦之哀夭其或者矜節婦之心使趙果不死萬有一於後亦未可知彼節婦者固可以無愧也已節婦於予外姑岳夫人兄弟也予每聞其事未嘗不斂衽而作重為之痛歎而不能已故傳之而千戶之事亦附見焉

劉益齋傳

劉益齋名毓字德美其先金陵人有曰定夫者從蘇之長洲傳五世至益齋以醫名于蘇益齋生彌月而孤族

無期功之親鞠于母氏蒙其姓曰徐母沒復劉姓然鄉之人猶稱為徐益齋初業儒為舉子既成不忍違養去學醫醫成不求薦祇以事母及其鄉之人既老郡大夫薦之朝禮部都察院下御史刻日趣上道隷太醫籍居歲餘太醫長又薦之入直内殿時益齋年六十餘矣益齋之為醫也不麥辨不幸救不偏任用據蛙守經重培養慎攻擊鮮不中者中則喜形于色疾有弗可治雖未劇必蹙然戚之人或謂之迂已而果然或謂益齋曰今

人利速效一投劑已冀其驗再則惑三則易矣子胡不少貶以狥人乎益齋曰我本儒也習聞其道道可貶乎彼弗吾任者吾亦弗為之用也故稱良醫者往往不勝輒大敗至殞滅不復可救人亦餌速利甘不為悔及論其極卒不能舍益齋焉益齋醫雖工然不自衒鬻學如不及嘗慕古人開卷有益之說書門屏以自警齋是以名或疑益非謙稱曰吾固以求益也益齋樸厚簡雅不媟語不侮笑雅慕好士大夫多不取直有窶者尤惻

不置必卒事乃已人以是多之中書舍人周宗勉蘇人也序其事授予請為傳以傳其鄉及其後之人故書之

太史氏曰蘇之醫多出丹谿朱氏朱氏之門有王仲光氏韓復陽氏二氏之傳為盛啟東氏益齋盛學也予聞吳太史原博言益齋來京師予實見之益知其言不誣益齋誠良醫哉自丹谿闡為濕熱相火之說人不能盡信其信之者又一切屏去溫熱之劑至死不為變夫五行並運五方錯稟五病異發五藥殊氣古人之所不能

廢經云陰不足陽有餘不言無陰諸家云濕熱相火為病甚多不言凡病皆熱而世所言若是豈非矯枉過之正邪予與益齋論及此其言曰有是病服是藥惟其所當予謂之善學丹谿者且丹谿以母病學醫遂成名家後之為醫者莫之或過宋太史論之以為其人非啻醫也益齋事母孝母没而後赴薦其處與仕非無所據者無乃近是矣乎

止善劉公傳

公劉姓諱必弘字崇道號止善齋岳之華容人其先東平人也少失怙自强問學慷慨有大節遭元季亂海内分裂乃遊武昌下九江盤旋呉越間有所接見輒與議論議不合輒歎曰是非足與有為者拂衣去如是者數歲翻然歸其鄉時盜賊蜂起里閈無寧歲郡縣吏皆棄印綬以走民無所歸命公與鄉民約結義兵為保障戰不廢耕倪文俊之黨有遽某者攻其鄉急公一戰擒之由是賊不敢犯元行省參政潑張者據岳州檄公治姦

民所告變事有祁毛王十三之語皆邑大姓連結甚衆
公託以五字爲人名號斬死罪囚一人報之事乃定張
屢遣人致公欲與俱覔不可得然猶重公甚每令其部
人曰愼勿犯劉氏鄉衆皆賴之太祖高皇帝定江南公
籍兵內附還鄉里洪武四年上親錄若干人姓名下詔
徵之公以名當赴至金陵繫獄月餘復詔遣歸寓於南
門外鬻鞍者齊氏得疾遂卒年四十有一其友嚴伯霖
者屬公骸于齊氏携其篋以歸有紀行詩若干存焉後

數年公子孫遣人迎葬則其主已易數姓竟莫知所在初綱紀久壞淫風惡俗遍天下公卿居每集耄稚諭彛理明利害多所變革無賴民愧公者或徙處他邑終其身不敢歸公日所與論議倡和惟鄉儒徐執中輩三數人自餘皆却立趨候無敢與抗禮者其嚴如此公既沒子行簡亦不仕至其孫仁宅為廣西按察副使曾孫大夏為兵部職方郎中世其家贊曰予聞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寶者從岳飛平楊么屯田岳鄂間為恢復計

飛死失志遂隱於華容以死公每論及此未嘗不感恨泣下此其志決非倜偬於亂世者觀其歷覽形勝蛙視羣雄待時委命以成効順之績有馬新息之風焉當天下未定虓呼而猘走者皆肆其兇暴爭摶噬吞齧之利以召禍取僇近及其身遠則及其子孫無足怪者公材足以得地力足以驅民黽勉自守進不昧於所託而退不失其身始終之迹有足觀矣顧其德庇鄉邑而祿不逮躬僅脫械繫卒困于道路以死是固時命之不相為

偶者抑將以遺其後人乎

懷麓堂集卷三十五

懷麓堂集卷三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六

傳 說

楊南里傳

先生楊姓諱實字誠之别號南里浙人也先世居寧海始祖廣仕唐為兵部尚書五子皆仕吴越有相國巖者從慈谿九

世孫濂號大隱大隱十二世孫雲號南湖始居鄞遂為鄞人又四傳至先生先生幼多疾書慌惚不能記六七歲時忽若有得隨所授輒應口成誦初補縣學生提學憲司竒其才改補郡學正統辛酉舉鄉薦登禮部乙榜拜安福訓導安福舊文獻地弟子最盛先生嚴楷式列條教恩令大行教諭闕總學政者三年沓試諸生躬自程校示賞罰奬勵不倦人始憚其煩後益樂至胥勸相鄰邑龍泉學官闕復奉郡檄往署八月而還先生在安福九年事無鉅細皆精慎不苟一時人

士出所造就多顯聞于時縣官歲行鄉飲凡耆老無賢不肖以名皆與先生曰此非制禮意也乃命諸生聲其不德黜數人尋有廵撫大臣道安福學官諸生倉卒不時謁耆老被黜者乘間以他事中先生遂落職諸生訟其冤不得繼以泣廵撫亦頗悔之次日諸生具狀聯署將復走懇先生止之曰使吾無愧二三子者足矣官得失命也既歸鄞日奉親養暇則與諸大夫觴詠為樂遇名山勝地輒澹然忘歸或問以往事不答也成化戊戌

有母喪哀毀疾作既又北走京師徵銘士夫間時其子文卿已舉進士為兵部主事先生寓官邸疾再作未幾卒已亥十一月四日也年六十有六文卿歸其喪葬于其山時先生父某以高年被命服年九十餘尚無恙

太史氏曰吾聞楊先生教先踐履論古事必設以身處不漫為誕說觀所論鄉飲事誠耿耿不苟合者其所養可知也噫官非郡縣無賞罰黜陟之柄徒以口舌執議匹夫結釁至終身不復用故當大事者不以身任天下之

怨而欲有所為難矣哉

喬烈婦傳

烈婦高氏者工部侍郎樂平喬公諱榖之側室也公夫人王氏既卒高事公謹公遘疾湯藥必躬視日不甘食夜不就寢每稽顙于天祈以身代公疾革顧謂之曰吾殆不起吾子孫必克自立獨汝年少又無子奈何高泣曰公脫不諱妾固當死從公地下耳公卒哀毀殊甚引繩欲自經為家人所掣不得死乃取平生華飾投諸火

示無生意於是防者日嚴公子兵部郎中鳳扶柩歸高抵家悲號益甚聞者愴惻竟以間縊死柩旁年三十有三而已死之日適朝廷遣山西布政使胡欽祭公喪胡聞其事嗟嘆不置知縣劉義以狀聞請表其節以厲為人婦者下禮部移御史及布政按察覆實如義言詔旌其門曰貞烈後寶坻王子玉為知縣即邑中隙地構祠祀之祠亦名貞烈彰國典也予嘗觀中書舍人揚應寧所著祠記聞高事為詳郎中君既卒其子縣學生宗進

士守請為傳立石于祠以詔其子孫故書之

太史氏曰世稱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信夫臨事值難氣激而義動雖中人之質蓋有視死如歸者矣及事勢稍定情得以自施美利在目甘言在耳無重賞以誘於前無嚴刑重法以驅其後其不逡廵退縮自恕而不覺者豈不鮮哉世固有相約赴難不終夕而已倍者況積日閱月愈久而不變者哉吁身為人妾命不錫朝不與心誓身決以求必死之為慊乃亦有以小官末職自諉不力於

君父之難者何哉丈夫耎懦不立則喻諸婦人揆之高
氏殆婦之不逮遠矣

都御史朱公傳

公姓朱氏諱英字世傑其先為廣州節度使徙居郴州
桂陽縣大父攀麒陽朔縣主簿父思諫皆贈資政大夫
都察院右都御史公少孤補縣學弟子通詩書易三經
正統乙丑與族凡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已已閩
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勑分守州縣比至大軍

尚駐金華公徑趨處州聞土木之難乃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害者又計獲巨賊若干人有中使報黑面大王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尸賊于市竟無他變景泰改元公還朝論處中便宜五事下諸司議行外戚汪都督令縱家人侵民産時林莊敏公為給事中公與交章劾之詔奪産以給民又劾中官善增姚廣恃寵暴横皆下詔獄壬申詔風憲官被訐者無論結不結皆補外葢大臣有私

怨于御史周鑑王豪族人誣奏勘覈未報欲因事逐之公上章極言非是特賜采納且勅諸司詳看詔格故王周得免而用事者忌公亦深未幾遷廣東布政叅議道桂陽省母胡夫人夫人閱其歸槖惟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舊廣民避役各假額外隷從身以賄免公至悉遣之與都御史揭某議軍獶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至于今不廢癸酉鄉試有都指揮為子求舉公叱弗許録屬郡囚壹意伸雪及專撫治斗峒賊楊通

擁衆流刼勦平之賜綵幣寳鏹又招賊黨百餘將臣欲處以軍法公陳辯數四止誅首惡數人葉文莊公廵撫二廣興革進退諏公為多嘗入賀歸遇知新塗縣李舟知南海縣趙莊各囊白金以贐公却之後二人以贜敗受贐者俱坐累公獨不及天順間有採珠之役中官督責甚急公獨莞布政事故緩之以俟廵撫會議因疏乞召還民賴以無擾二廣嘗會兵勦賊文莊屬公督察奸弊叅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廉攢閙誣鄉氏為賊黨欲

殲之公馳赴其壘凡所獲無辜皆審實縱去信忩不能
成功月餘未退會文莊間使至公亟請班師民始脫血
刃又有告廣州丰湖民作亂者公知其冤亦力爭以免
潮賊羅劉寧等屢挫官軍公會兵平之獲被擄者數千
公别置營以處女婦已而各還其家新會有閙田爭不
決公以給貧無田者遷右叅政聞母喪還桂陽成化乙
酉改陜西更守延綏甘凉凉州及西寧官藏被竊所司
委罪主者至皆誣伏公訪獲真盜遂明其誣滿四寇固

原官軍失利大將以下皆獲罪都御史項忠奉命往討
檄公餉事且詢進止計賊平被賞擢福建右布政使再
遷陜西左布政使均徭定法兩省便之甲午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畧欲練兵積
糧興屯種桑諸畨旣又陳徙居戎簡貢使謹烽堠防姦
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為
時名將乙未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民卒遮道留者不
絕諸將或私致饋盡却之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

邀功伐凡動大衆必檄遠州刻期輸餽民道死半鋒鏑公下令撫輯有梗令者始構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或因糧於寇故兵民咸息盜亦無敢肆亂者廣西立山猺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為編氓立山實大藤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公移兵臨之語其良民執羣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諜諭族屬俾除世讐皆感泣共殺

首惡傳首軍門於是諸郡獞獞𢗅聽命還業數歲間增
戶四萬三千口十五萬他如天河荔浦潯融間諸盜以
次行戮未嘗妄殺上每加慰勞下勑奬勸者六特升右
都御史加從一品祿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栅於龍
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內寇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
南小國不過與老撾爭隙地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
討未晚上用公言交人感畏修職貢不弛新會貢士陳
獻章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檢討給事中林榮

行人黄乾亨使滿剌加國溺於海公奏録其子各一人兵部尚書缺廷臣首薦公上以二廣重地未可輕代公乞歸展先墓已即還鎮璽書召入掌院事未幾考績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尋加太子少保乙巳星變公陳八事又以關陜饑請移甘肅餘糧以賑再請京師出粟賑諸郡就食者皆從之乙巳公疾上命醫給内餌且賜酒餼七月十二日卒上遣中使賜萬緡贈榮禄大夫太子太保命有司營葬子五某某孫某所著有澹菴紀年誠

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

太史氏曰廣東西地自大藤之捷民物凋敝府藏空竭識者盖深憂之吾聞朱公涖政專事儲蓄數年間所積金爲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朌從獲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其有功于國家甚厚傳稱君子能國仁人利溥豈不信哉方入長内臺議彌災策時曹分條集公所陳或爲秉筆者所沮楊中書一清上記說之公即命肩輿徑造議所力伸前說雖未悉施其所負亦壯矣予於公得其大者二焉故特

著之

化州同知楊公傳

公姓楊諱景字栞雲南安寧人也事母以孝聞性狷介不妄取少補州學生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國子拜霸州判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桑數歲官急徵馬數益耗公歎曰養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會遭母喪民數百輩詣闕請奪情留公不得皆涕泣去服闋改澧州力益舉劇有卒失牛

誣民吳姓為盜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合九載秩滿民請留部使者六七至例不得復留擢代州同知峒夷亂賊千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寖壞民謀走從號聲震天地守將夜縋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福禍皆願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鍬又縛稿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狥賊知有備乃引去歐

都督信在高州聞警以兵至則賊已遁歐大驚歎書守忠二字遺公而置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屢至無所獲遂不敢復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方賊亂時有按察官夜至城下守城將啓關内之公執不可按察怒曰汝寇我耶公謝曰今日之事城為重明日果聞有異服自稱人中遁去者按察方欲報公愧而止公每獲賊既鞫實必誅而後報或曰法不當爾公曰脫有不虞奈何既而鄰郡縛賊者皆墮賊計人益服之化俗尚鬼有

廣西羅姓者客死民譌傳為神祠事之公毀室斧其像妖遂息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子一清舉奇童入翰林登進士第而公卒家益貧不能歸巴陵一清乃葬公鎮江北拜中書舍人獲勅進公階儒林郎封公配張氏太安人時公已卒若干年矣太史氏曰世恒謂處常易處變難其非然哉夫自取舍至於利害以極於生死皆有際分有所猶必有所擇矣苟縱意恣欲簞豆無所擇而望其赴難狥義蹈死而不

顧惡有是理哉予與中書君游聞化州事壯公所為及詢其恒居細行固若是濯濯也嗚呼居小官處僻地能嚮義辟利確然不為變不可謂不難矣故著之若化州事灼灼在人耳目者固皆難之豈俟論哉

五宜高公傳

公高姓諱明字上達號愚軒後更號五宜廣信貴溪人也未冠時嘗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辛未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諫造龍舟廵都城九門稅鈔劾崔主事敗法

監內庫并督五城兵馬事有戚指揮者為大臣所怨坐
死辯釋之徐州民越訴贓吏例當戍公議戍例為誣訴
設令所奏實不過當杖制可著為令州又以妖言十餘
人具反獄以聞公訊無反狀止坐本律按河南宣滯理
枉禁賦河徙退地黜吏不舉職者六十餘人監丙子鄉
試得人為多會西北有警餉不告乏內巡畿郡入總三
法司奏牘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
勢亂法下獄死聲益振忽午刻臺囚五十餘人刼獄走

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途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逃職官御史趙明為號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内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太理寺丞稽武官貼黄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

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屬鍾子啟歸葬焉憲宗即阼擢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為災極言
内自宮禁外至邊陲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
粟諸倖逕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論韙之揚州鹽寇作
守兵失利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
躬督卒伍會遣中官及錦衣衛校卒五千人籍首惡家
公慮變起館穀之不使出戶閾分遣御史督兵禽滅九
百餘人盡得之中六十餘劫獄復入江為盗公伺賊出

没伏蘆洲乃以官兵蹙賊入蘆中伏起禽之亦不遺一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指揮卒閧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劾舉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戸部及諸廵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公念二親老弟又夭死再乞致仕不許乞終養許之既免喪閩工杭盜起勑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督兵勦賊錄賊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

海濵民矯令募亡命恣不軌公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公盡以推將士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勑符以去上察其懇誠特許致仕歸居縣北剏早閑亭鑿白鷗湖結鄰溪社諫官國子生交章起公竟不起自述銘并輓章為卷成化乙巳九月十九日忽不樂書對句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骸歸地遂卒年六十有四上遣官諭祭後三年令天子命有司治壙蓋異數也所著有愚軒稿

糊壁集及南臺籌亭稿多散失惟終楚征閩二錄藏于家子鵬遊京師請傳公行以傳公壻鄭御史惟桓有狀

太史氏曰高公初乞歸疏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二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斂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狥物而退不為矯情者盍尤難焉君子論士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

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王古直傳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東為甬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為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宦弁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因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

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鑰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瓶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炮燈古

直貫置謝館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拂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羣掾欲毆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求為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宮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

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疆吾安能為彼行邪自古大賢闊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為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為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為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為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

子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為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仲節婦傳

仲節婦鄭氏揚之寶應人也祖克明某州府同知伯父仲體南京户部郎中世有顯者父仲宣母楊氏節婦以父命許嫁同縣公旺未行連失怙恃挈弟妹四人以居弟宏尤稺弱躬為撫鞠年二十四始歸歸不逮舅事姑謹視巾櫛至親井臼七年喪其夫有子女各一自屏膏沐矢不貳適日侍姑側凡所欲輒迎與之會姑疾累數月

扶掖搔抑未嘗手暇或夜禱於天請以身代姑惻然感之曰願吾婦得婦亦若是是我所以報也姑卒時伯氏大醫院判杲在京師仲氏德廣商於外節婦獨具衾斂舉凡葬事皆中禮院判公歸泣曰吾母之喪吾凡弟存没緩急皆弗克與濟愧汝多矣拜且謝之節婦曰所以忍死不嫁者非姑與子邪今日之事婦職也曷敢言謝季氏德陽生子萱母病不能乳節婦乳抱卧起若已出既孤又子育之愛不弛教子蘭拜中書舍人歴尚寳司

卿石通政今為太醫院使節婦始封太孺人又進封太宜人養於官有白其事者下禮部覈實詔旌其門曰貞節節婦今年七十有五矣嘗謂蘭曰我儒家女也汝荷國恩弗克取科第吾於吾孫取之孫三長本次棐皆舉進士棐今為禮部主事次相女一適某識者謂蘭以才賢致官位參聞譽其子又顯揚之以亢厥宗微其母之節勢不及此故節婦雖貴盛有秩號其他善行亦皆可紀述而人獨稱為仲節婦盖舉其重者云

太史氏曰易稱恒其德貞婦人吉又曰安節吉旌門之義其取諸此非邪予與仲節婦子交稔矣盖嘗拜節婦於堂見其强健龎厚不色惰屹然有嚴君風殆所謂從一而吉者也承工而得其道者也其興家規貽國恩有以哉今旌門之制亦嚴矣年有限槩有覈更人累歲而後得報報者不百一猶或名實交戾闕見不相準窮簷僻縣乃或有之而郡見于世皆不免于君子之憾予所目擊如節婦者寧不為國典重哉故及節婦之存傳其事俾其子若

孫藏于家亦以播諸鄉國庶足為薄俗之一勸云爾

奕說

吾嘗觀于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偪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蜩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赬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適以適而反自勞則不若縮手而旁觀者之為適也勞與適相遭非智者

不能卒辨至於覆圖斂奩則其所謂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怏欝結愈不可釋嗚呼此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則是知不工于奕者乃得奕之樂為深人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奕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張翶漢翔字說

太倉張用良之子曰翶字漢翔以商遊於京師職方郎

中陸君文量其姑之夫也稱漢翔少得家訓敏而克肖既用禮冠齒成人於鄉黨而未究其有字之義以請於予予因職方君嘗識其諸父用美河間通判用光知鉅族子志於為義可以與之言也乃為說曰高飛曰翺布翼曰翔凡鳥之性皆然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此之謂也然於飛之中又有高下遠近之不同必極于天者而後為至為鳥而不極于天非鳥之至也為人而不極於高且遠不可以為人也人可以不如鳥乎夫鳳翺翔四海

鶴飛薄雲霄鴻鵠一舉千里其飛不同其為高且遠一也故士之志於世用者能如鳳之於罔鶴之於甸則為之不能則為鴻為鵠要之不失於卑近而已然又有説焉周禮士執雉庶人執雞工商執鶩雞鶩不能飛雉雖飛不過尋丈而比德取義顧有攸存然則鳥固有不必飛而貴者今漢翔商服而士習當守分遵制如其所執乃欲使之翱翔雲漢之間不已過乎蓋物固有分分不可過而求故斥鷃之卑無羡乎扶揺之九萬及其志力

所勉則卑可以為高近可以為遠故鳩之飛不過榆枋及其奮迅自致則可以極於數千丈之表漢翔勉乎哉古之人固有舉於海市魚鹽之間者茍能崇德廣業由此而進固不害其為世用如其未能亦可立身亢宗為一鄉之善士雖在儕輩亦羣雞之鶴也漢翔勉乎哉

陸儀莊甫字說

太倉陸君文恢之子儀少孤其伯父職方郎中君文量育於官而敎之既長為據古禮肅賓備服誦辭而冠之

字曰莊甫而未有說其義者文量乃屬予曰儀敏而慎可以與之進也予曰人之有威儀猶室之有隅也德修於內則容莊於外然容不莊則易慢之心入而為德累故修德者必於是慎焉古之人慮人之或忽乎此也故冠之纓弁以為之觀瞻被之袞衣黻黼以為之章采從之以車鸞佩玉之音以為之節度周還有規折還有矩頭目手足有其容坐立登降揖讓酬勸有其法以防制而衛養之使心不外蕩則德不容不修於內矣故儀

禮之繁至於千百抑戒之作論威儀者累五六言孔子稱君子所貴乎道三而容貌居其一儀之不可不敬也如此是惡可以其微而忽之哉然或服美以為華色莊以為泰鵜梁有不稱之恥夏畦有諂笑之病則顧役於外而德益蔑矣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德之不可不敬也又如此夫且禮始於冠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以成禮禮儀備而後可以成人冠之辭

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此之謂也莊甫之冠葢亦聞是辭矣然則緣辭以達禮名顧而義思則其儀也莊乎不乎其本於德而為之乎必有以自考矣

懷麓堂集卷三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稿十七

雜著

讀唐史三十一首

蘓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

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於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内名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貫其横議也使太宗無臨湖之釁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實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

固同于徐庶而賢于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為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恐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唐而至于高宗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為而可以保其身以為子孫之地者惟武氏也又恐棄其流溺醬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絶矣嗚呼恐哉夫勣為子而恐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為臣而恐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

志于富貴無所不惡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納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為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

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為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髮而況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贓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

孫伏伽張玄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頴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藴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賕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為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于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於張武嘗為之然則文帝非耶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為多出於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猶欲而姑為是縱脫云乎哉予懼

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狥其私故舉以為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傳弈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為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弈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於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為恨是弈之謂也然則使

愈生於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於上教化不行於下而欲制强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

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猶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弑君之惡泰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而
武帝改號為武封德彝與弑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
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謚而太宗改明為謬夫有所諱而
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
所諱而泰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
弑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
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
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

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旣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謚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於臣下之議而惡謚之飾牟猶存後世之謚議不及於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為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於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

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已而欲立類已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為類已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為類已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為類已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已者之禍故太宗啟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刼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

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貽而褚栁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極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于末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為迂以為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為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

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於褒姒妲己而極於呂后褒妲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為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於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於所不意者葢由高宗之胚胎醖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偃然自以為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於聖人之言有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

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於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玄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於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昌若絶之于先乎唐玄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勲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乎於是復爲張柬

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於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𤣥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敎太子姚崇以十事諫𤣥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於其子其臣有所昧於其君斯何見之疎也其後高宗𤣥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

者旋巳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
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
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
之攣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巳也知
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
安行也故不得巳而寺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
棄以陷於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悔弒君而

自憂傳謚於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内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為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藴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於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子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簒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簒之後故為遂良死者難而易為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

子不幸而當此能為仁傑則為之不能則必為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為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為近曰璟為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於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

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狥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玄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義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杌上無臠肉矣仕於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於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為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蒂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為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為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於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為旱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

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
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恒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
子常為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玄宗之言非也夫九齡
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盍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
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
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玄宗有何閒閲之
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

拔之具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茍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禄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

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之下啟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是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為計有間則辭曰臣有間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為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捄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玄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既極無尺寸之策決於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即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玄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於宫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為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

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即位也未嘗不以為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即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於後世之公議得乎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議者必陷簒弒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寵也姦臣也宦官也惟玄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玄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蔕結狐媚狗合左葉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玄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

則不死於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為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歸之俶及欲以俶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

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構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於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已也乎及觀其用則

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
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為之臣子者
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
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

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為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竭力剗除而旋已受弊中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徼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所恃而為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為善剛者不為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為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生於偪而成於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愛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為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此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玄宗啟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代之容縱繼之以德宗之不終玄宗之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為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蹶以至於求為匹

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刼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刼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助姦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

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為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茍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

隱恐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遺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

非珹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珹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為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為正

段秀實之死於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靮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

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於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葢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固有所不能邪陜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

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

以事上必為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違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間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啟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為之乎昇誠可

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為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説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玄之捷為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辯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

搆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未必知之乎

懷麓堂集卷三十七